



走在淮海路上的向明人



章真

1978—1982 年在向明求学。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射治疗中心主任，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荣获 2017 年上海女医师协会第一届“医树奖”，2017—2018 年度上海市三八红旗手，2020 年度全国巾帼建功标兵。

口述：

我是 1978 年进入向明读书的，和现在的学制不同，我那个时候就是中学 4 年制，不分初高中，所以 1982 年就高中毕业考进了上海医科大学（现复旦大学医学院）。

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只上半天课，大家放学了就在弄堂里玩。因为我母亲是化学老师，所以从小理科成绩就不错。我们那年是第一次开始升学考，和下一届的学生都参加考试和入学。因此，我们这届一共两个班级，入学就是初二，为此大家都觉得很新鲜，很有学习的热情。高中阶段，我们这届也是遇上两年制和三年制的分流转变，我们向明高中是属于两年制，也是最后一批两年制高中，因此我们在向明学习的 4 年，经历了第一批的小考初和最后一批两年制高中，短暂的学习，但是丰富浓缩。

我很喜欢当时向明的学习氛围，因为之前的岁月文化课被耽误了，所以大家学习热情都很高涨，老师们教得也特别认真。比如给我们上政治课的老师，教了我们很多哲学思想，启发我们要多方位思考，可以站在其他人的角度再思考问题。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都很有帮助。

因为我们这两个班是考进去的，所以当时向明选了一批老师来教我们。而到了高中，当时卢湾区（如今并入黄浦区）中，又有一批优秀的老师加入了向明老师团队。

高中有位物理老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老师的年纪已大，只教我们一个班级，对我们每一份作业，针对解题中的问题，会写上长长的评语，有时候都能写满一整页，比如力学对于女生而

言有些难学，他就会写这道题的原理是什么，一点一点详详细细地教你解题思路。就这样，我们班女生的力学都学得不错。

我们学生还会和老师比赛。有些老师，以现在的话讲就是气场强大，但向明的学习气氛活跃，我们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会去挑战老师。比如一道题目，除了书本上教的，是否还有另外一种解法？这个问题一提出来，大家都会考虑，下一次上课来看看谁的解题方法更妙。在向明养成的挑战风格也为我后来的临床研究埋下伏笔，不要去盲目跟风，要寻找其他多种路径。

祝福感言

在母校 120 周年华诞之际，许多在向明学习生活时的细节趣事，都还历历在目。这些生活描绘了我成长的底色，我也相信正是每位向明人的成长，共同编织了母校绵延的历史和生动的当下。我衷心地祝福向明永远青春，也祝福每位向明人都拥有淋漓尽致的人生。



徐炯

向明中学 1982 届校友。复旦大学新闻系硕士研究生，先后在《新闻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《申江服务导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文汇报》和文新报业集团工作。现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上海市新闻出版局（上海市版权局）局长。

口述：

我在 1978 年入读向明中学。那时候刚恢复重点中学，我只比录取线多 1 分。如果落榜，我想我的人生会有所不同。

当时的社会是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，但我一开始严重偏科，更擅长文科。幸好在向明的 4 年时光（初中 2 年 + 高中 2 年），老师们慈严相济的关爱扶持，让我保持对文科兴趣的同时，在理科方面的分数也逐步提高。

考高中之前，是班主任周海松老师的疾言厉色让我惊醒，